

第一章 注定悲傷的愛情演算法

A、情趣公社裡的非邏輯課

說真的，我是厭倦了「為什麼」這類問題才來到柏林的。

但既然厭倦了「為什麼」，為什麼還要給柏林一個來的理由呢？

我想我終究還是陷入了某種困境，像吞食自己尾巴的蛇。

「循環論證，」李森多夫說：「所有的字典，說到底，都是循環論證。」李森多夫大師是我的邏輯學教授，肚子圓滾滾的，雖然他一直找不到肚子圓滾滾的邏輯。他被開除前說過，世上不存在邏輯的語言，「我們只能用字來定義字，然後用更多字來定義那些用來定義的字。沒完沒了，」他經常撫著肚子說：「沒完沒了。」然後讓整間教室陪他一起憂傷起來。當然啦，一個否定邏輯語言的邏輯教授，本身就是自噬其尾的響尾蛇。他還沒失常前，就已流露出濃烈的不可知論傾向，那陣子他最常問的是：「一個不可知論者，要如何確認自己是不可知論者呢？」

但這事實再明白不過了：如果妳想找男人，妳會去羅馬；你想看女人，你去巴黎。而在柏林，這個曾經是間諜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人們不問你為什麼，只問你有什麼。你有什麼資訊，我有什麼消息，我們可以交換什麼情報，諸如此類的。就像在《北非諜影》，亨佛萊鮑嘉給了英格麗褒曼兩張逃亡的通行證，交換的是往日的愛情和往後的念情。我才下飛機，就有一堆訊息從手錶冒出來，告訴你哪裡可以買到最便宜的 **Trippen** 馬靴，幾點以後哪一區有流鶯出沒，諸如此類的。他們總是知道你人在何處，你想做什麼，你想買什麼，你想去哪裡，卻沒有人為此害怕，這才是最奇怪的事。喬治·歐威爾曾經憂心我們在一九八四年會喪失所有的隱私，卻沒想到我們會心甘情願把所有隱私奉獻給雲端的老大哥。我站在哈克夏中庭附近的街角，凝視著情趣公社裡一群來自日本的女高校生，我手錶上的小綠人卻一直纏著要我買他的指南。

「什麼指南？」

「每個觀光客都需要的。」小綠人隨口就是一串順口溜，柏林電車指南 **LGBT** 酒吧指南蝴蝶餅購買指南黃牛票殺價指南如何扶老太婆過馬路不被電車撞到指南，諸如此類的。小綠人不止是搜尋引擎或語音助理，還是柏林最夯的導遊 **APP**，只是程式一紅了廣告就多到讓人厭煩，所有應用程式的宿命。

我說我不是觀光客。他招招手，示意我蹲下，附耳低聲說：「《烏茲別克斯坦間諜暗號手勢指南》，怎麼樣，這夠稀有了吧？」他戴著寬邊小圓帽，打扮一如紅綠燈號誌上的小綠人。

「冷戰都結束幾百年了，我要它幹嘛？」

他眯起左眼，壓低聲調：「那這個呢？」

《外星人柏林生存指南》？

「我又不是外星人。」

「如果你是玩具，你就不能玩玩具；如果你是書本，你就不能閱讀書本，對吧？」他說：「如果你是人，你要怎麼了解人？」

但，一定要從外星人的角度嗎？

「相信我，你會看到外星人如何在地球求生的奮鬥史。」

我起身。櫥窗裡，穿格子裙的小女生仍在嘰嘰喳喳，對著陳列架上形形色色的電動陽具品頭論足。那神情，就像第一次登陸火星的太空人看到隕石坑裡插著一面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國旗。

「所以，如果從電動陽具的角度來看女人，會更了解女人？」

「當然，當然。」小綠人似乎覺察到我心意已經動搖：「問題是你有什麼好跟我交換的？」

「我不跟你交換，我會先去找《如何免費獲得外星人柏林生存指南》。」

「但在那之前，你是不是要先去找《如何獲得如何免費獲得外星人柏林生存指南》？」

「你贏了。」我知道我不可能打贏這種向前回溯的循環論戰，此刻我更想知道的是，我有什麼可以跟櫥窗內的小女生交換的。我爽快付了二十歐，小綠人一溜煙就不見了。

我鼓起勇氣，推門而入，頸後跟著著鑽進來的寒氣，瞬間凍結了眼前的嘰嘰喳喳；效果就如在興高采烈的雞尾酒會上，對大家宣稱你是斯多葛派的哲學家。東洋女高校生面面相覷，對面的小女生甚至來不及縮回正握住巨大黑根的手，像是考試作弊被抓到，不知道該不該把紙條藏到裙子下。

「我可以幫你嗎？」左側的金髮小妞連忙扶正架上的粉紅色男根，笑吟吟過來招呼。

「這支…那支…」我囁囁嚅嚅，操著驚腳的英文，指著聚光燈下軟趴趴的老二說：「是你們最新的產品嗎？」

當年如果希特勒打贏了，也許我們現在就能用德語交談了。

「是啊，誠實的約翰，前天到的貨，最新的分子生物擬態技術。」

「誠實的…生…態…？」

「分·子·生·物·擬·態。」她正經的口氣，好像正在宣布我得了末期陰莖癌。

「那是什麼？」

「一種人工生物學技術，以電腦模擬人工分子間的交互作用為基礎，藉以實現生命態分子邏輯的可能性。」

算了，我又輸了。她再講一百遍我也不會懂的。「所以…但是…為什麼叫誠實的約翰？」不管從哪個角度看，誠實的約翰長得就像來自科幻小說的陰莖。

「誠實的約翰從不撒謊，你看，」她一出手握住，軟趴趴的約翰立刻打直腰

桿，像是被什麼浩然正氣灌飽了。「每次碰到美麗的女人，他想撒謊都辦不到。」

「那…碰到男同怎麼辦？」

「男同？」她用狐疑兼體貼的眼光打量我，「我們有一款剛發表的皮諾丘，小了一號，目前還沒到貨。但我可以幫你預訂。」

「不，我只是好奇。我是直男。」

「沒問題。」她引領我穿過繽紛的蕾絲區、懷舊的皮飾區、肅殺的SM區，來到左後方的角落。

陰道，迎面是排山倒海而來的的陰道。展示枱上一管管形形色色的電動陰道。包裝盒除了生物擬態專利的雷射標籤，還印著眼花撩亂的人名，娜塔夏金斯基愛琳娜波娃花野間未來藤原愛多子……全都是A片排行榜上最夯的明星。

「這些…真的…都是依照真人擬態出來的？」

「放心。我們只賣有授權的。」

「但為什麼只有一個尺寸？」

「會有女人承認自己是XL的嗎？」

「但，光憑這個，我要怎麼分辨娜塔夏金斯基和愛琳娜波娃的差別？」

「你放心。你看看這紋路，這皺摺，」她胸有成竹道：「我們所有的產品都藏有生物辨識指紋，別人要仿也仿不來的。」

李森多夫說過，表現真實，或模擬真實，意味著我們能挪用現存的秩序，使其為人類服務。好的模擬，無論宗教神話或科學理論，都使我們覺得自己能支配經驗。電動陰道指涉的就是這意思嗎？

「你是說，光靠這些紋路和皺摺，就能造成使用經驗的差異？」

這世上好像沒有能難倒她的顧客，她的藍眼珠骨溜骨溜轉呀轉：「你玩過角色扮演的遊戲嗎？」

我在心裡說，要玩就來玩啊，誰怕誰。

她說玩這遊戲啊，你慢慢會發覺，重要的不是對象，而是角色的功能，和隱藏在事件背景後的脈絡。

「功能我懂，但是脈絡…？」

如果你沒看過愛琳娜波娃的成名作《生存，以及她的絞痛》，你就算買一百管愛琳娜波娃的陰道也無法體驗那種絞痛的。她說。

我歎了一口氣。這小妞太強了，她不只想賣我擬態陰道，還想要我連A片一併打包。

「為什麼我們不了解這些符號的意義，」李森多夫在課堂上問過：「卻能在心裡用符號改造我們的經驗？」

現在我有點通了。符號的功能或意義，其實一直沿著文化脈絡在演進。李森多夫要是有看過愛琳娜波娃的作品，並且用過愛琳娜波娃的電動陰道，應該就能了解問題的癥結了。

「問題在於我們的思考方式中，邏輯只占了一小部分。而且形式邏輯只有『和』、『含』、『或』、『不』這類字眼，少了一個『像』字，對不對？」我像發現

電動陰道會自行加熱那樣興奮。

「但是，先生，」金髮妞的藍眼珠又開始骨溜骨溜打轉，「你確定『像』這個字能以數理邏輯來形式化嗎？」

「假如可以，我能用『像我當年的青春』交換你那『像愛琳娜波娃的陰道』嗎？」

B、外星人柏林生存指南之一

等我走出情趣公社時，天已黑了。

剛下過的驟雨，讓氣溫至少驟降了兩度。奧拉寧堡大街上的路燈，把剩下的毛毛雨渲染成迷濛濛的霧幕。我頂著寒氣走到哈克夏市場，一早就開始的阿拉伯農產品市集，仍毫不倦怠地招攬遊客。「椰棗入口，約會到手。椰棗入口，約會到手。」圍著頭巾的小販叫個不停。不知道為什麼，這類觀光客出沒的地點，總是充滿著愚人樂園的氛圍。我轉向狄克生街，朝柏林電視塔走去。或者，依相對論的說法，是整座柏林電視塔挾帶著亞歷山大廣場朝我走來。不知道為什麼，所有獨裁者都會打造這種巨大的擬態陽具來掩飾自己的不舉。才穿過羅克街口，我就受不了那股凌空而來虎視眈眈的壓力，連忙閃入街旁的西班牙小酒館。

酒館門口照例貼著各種告示牌，禁止抽菸禁止殺人禁止不穿內褲，諸如此類的。我找了張角落的高腳椅，跟電力十足的女侍要了杯白啤酒，外加一盤酥烤培根椰棗。

「沒問題。」她嫣然一笑，轉身張羅，磁力線從眼睛從嘴巴從乳房從屁股等磁場中心傾巢而出。我連忙祭出想像中的微中子意念防護罩抵擋，剎那間好幾百萬個正子和負子在我倆的方寸之間灰飛湮滅。

我不不是種族偏見者，但不知道為什麼，地中海的女人就是比波羅的海的女人性感。

我打開顯示幕，調出《外星人柏林生存指南》。隔著落地窗，只見兩隻外星人坐在昏暗的吧台前打嘴砲，背影模糊，看來是擷自間碟衛星的畫面；聲音卻超清晰的，那應該是電視塔強波器的功勞。

「我去了。昨天下午我去了杜莎夫人蠟像館。」來自阿花行星的阿花說。

「看到了什麼？」貝塔說。

「看到好多的蠟。」

「沒跟愛因斯坦和瑪麗蓮夢露的蠟合照？」

「老實說，我愈來愈不懂他們在做什麼。」

「哪一方面？」

「崇拜名人，我懂。跟名人合照，我懂。但人怎麼會愛上蠟呢？」

「因為他們把蠟當成一種符號、隱喻或象徵。」

「問題就在這裡。為什麼他們可以把任何物質都當成符號、隱喻或象徵？」

「這樣就可以產生情感和認知上的連結。」貝塔說：「你以為他們是在跟蠟

拍照？不，他們是真的以為在跟瑪麗蓮夢露合照。」

「不只是蠟，他們對月亮、十字架、狼或綿羊也都如此。」

「他們一直活在自己製造的幻覺裡。」

「可是他們自己也是物質啊。」

「其實就是一堆碳和水。」

「如果我跟你說，從一堆碳水合成的肉裡會產生一種叫做思想的東西，你會相信嗎？」

「所以我們必須更加小心。你不知道接下來還會有什麼樣的危險。」

「他們不知道用思想殺了多少人。」

「他們甚至會用愛殺人。」

A、如果在雨夜，一個藝伎

我按下暫停，隨即買單走人，趁我的微中子防護罩還有作用時。

「希望很快再見到你。」西班牙女侍拿到小費，電力放送又加了三成。她說她叫潘尼洛普，收尾音時噉起的唇形好像在邀你啾咪，厚厚肉肉的。

外頭的雨停了，濕氣仍然凍結在空中。柏林的春雨如春花夢露，來得急去得更快。我才盪回奧拉寧堡大街口，迎面就來了一個柳腰款擺的女郎，衝著我嫣然一笑。世上的風塵女郎有個普世的特徵，就是會把自己打扮成風塵女郎的樣子。她裹著厚厚的寬肩束腰短外套，似乎任何一陣風都能把那腰肢折斷。

「我認識你嗎？」

「不，你還不認識我，」她笑得更迷離了：「但我知道你現在想找個女人。」

「你怎麼知道？」

「這是最簡單的演算法。」她說：「如果一個外地來的男子下午才逛過情趣商店，晚上在酒吧裡落單喝了酒，又在雨夜裡往流鶯區走去，你說他會做什麼？」

「我知道，他們什麼都知道，我一個人到國外不得不開放位置存取資訊。」我投降了：「但你呢？你是誰？你怎麼知道？」

「我呀，我是寂寞芳心俱樂部性愛療癒聯盟柏林支部的藝伎級會員。」她又笑了，療癒性質的笑：「這樣能給你一點安全感信任感嗎？」

聽起來像是某個第三世界第五縱隊反恐怖主義的地下組織。不知道為什麼，神祕總是能為色情添加幾分刺激和張力。

「所以，你能跟我交換什麼？」

「不不不，」她豎起右手食指晃了晃：「別把我當成沿街站壁的流鶯。藝伎總是準備為客人帶來身心的歡樂，而不考慮自己的需要。」

「但他們沒告訴你，我現在很疲憊了嗎？」

「別急，也許我們可以試著嘗試創造點什麼。猴急的色情只會把愛情煮過熟。」愛情，她說，臉上沒有一絲猶疑或驚扭。

但，創造什麼？

「沒有創造的愛情，只是縱欲的速食。」她挽起我的手，走向斜對街的喵喵酒吧。沒到門口，爵士女聲已流洩出來。我說等等我要抽根菸，一屁股落在露天的桌子上，仔細端詳這位寂寞芳心俱樂部柏林支部的藝伎。如果愛琳娜波娃是來自科幻小說的陰道，她就是來自神祕羅曼史的角色，鬆翹的睫毛會以固定的頻率閃爍星芒。

叫我伊莉卡香吧。她說她來自羅馬尼亞。你呢？我說我來自一個神經錯亂的國家，那裡的人看不到滿街噴煙的排氣管，但一看到你在自己的車上抽菸，會一擁而上把你抓起來綁上火柱處死，理由是你影響了三點五公尺內的人。

「如果我猜想的沒錯，你應該也是他們用演算法派出來的女人。」我說。

「沒錯，他們還給了我一些你的資料。」

「比如我喜歡在浴室裡唱〈女人皆善變〉？」

「比如你昨天在飛機上下載了一本電子書《安潔拉·喬珠：一位歌劇女伶的誕生》。」

「我懂了，」我笑了：「只因為安潔拉是羅馬尼亞人，他們就派你來？」這一定跟脈絡有關，我想，只是演算法的脈絡好像跟情趣店員講的脈絡有很大的落差。

但，為什麼是這裡？在爵士酒吧我們能交換什麼？

「因為音樂比情欲還古老，就像性愛比書寫還古老。」她曲翹的睫毛又閃了一下：「我們不急，不是嗎？」

我二話不說，拉著她逕自推門而入。台上的歌手剛唱完〈把小丑送去烤了吧〉，我要了杯巴伐利亞白啤，隨即向伊莉卡香埋怨安潔拉唱的〈為了藝術，為了愛〉太字正腔圓了：「那裡面只有自憐自怨自愛，少了卡拉絲一層又一層加上去的怨懟、憤恨，到最後甚至是咀咒了。」

她似乎為了自己的同胞遭到批評有點不悅，隨即恢復迷人的微笑：「如果你的牢騷太多，你將成為自己的囚犯。」

哈哈，我也笑了。天擇造就了食人鯨，性擇造就了孔雀屏，人擇造就了北京狗，而今，卻有一種演算法選擇把一位羅馬尼亞的藝伎送到我面前。接下來，我們恐怕連第一人稱和第三人稱的選擇權也要消失了。

「所以，你一直都是自己一個人？」她點了一杯夏威夷風的藍色雞尾酒，指尖的螢光撫著杯口的小雨傘轉呀轉：「你很孤獨？」

我很孤獨？這世上有不孤獨的旅人嗎？「但莎士比亞說漂泊者都是反叛者。他們不愛他們的出生地，他們甚至咒罵上帝，因為上帝讓他們生在那個地方。」

「孤獨像病毒，」她說：「解決孤獨蔓延最好的辦法，就是先注射少量的孤獨疫苗，等到你有足夠的抗體，才会有勇氣跟別人攜手上路。」

但在今日，何謂孤獨與集體？在每天有好幾百人對你按讚的時代裡，最孤獨的可能是被幾百萬人按讚的腐人。

「不，真正讓我受不了的不是孤獨，是厭倦。」我說。厭倦了所有的規則和不規則，厭倦了意義，也厭倦了無意義，厭倦了無止盡的貪婪和探索，也厭倦了

揮之不去的循環論證。

「看來我們今晚不可能交換什麼或創造什麼了。」她露出了失望兼同情的表情，抿嘴笑道：「創造從來只會給懷疑的人，而不是虛無的人。」

台上的女歌手正唱著安可曲，〈明晚你依然一個人來嗎？〉。

「真抱歉，我們還沒有十全十美的演算法。但我想你現在最需要的不是能夠溫暖你的女人，而是一點點能刺激你活下去的激素。」她給了我一個人名和地址，在尼可拉湖畔：「希望這對你有點幫助。」

「我們會再見面嗎？」

她露出蒙娜麗莎的嘴角：「相信我，當你想找我時，我自然會知道的。」

B、外星人柏林生存指南之二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他們用餐前不再禱告了，他們用手機對著屍體拍照。」阿花瞪著眼前的咖哩香腸問道。

「新的儀式可能暗示某種新宗教正在竄起。」貝塔慢條斯理回答。

這次間諜衛星擷取到的畫面是在早餐店的落地窗前，從經過的公車研判，那應該是在動物園站前。畫質解晰度有接近 8K 的水準，拉近放大，還可以看到阿花右臂上「我愛柏林」的刺青，效果一點也不輸岳飛的。但即便打扮得像是初來乍到的觀光客，他頭上那副大大的蛙鏡還是惹人起疑。

「他們可從來不缺新的邪教。」

「這只是最近流行的想法。這個新觀念認為自然律是演算法，而物理過程被看成是處理資訊的計算系統。」

「所以他們把自己當成計算機了？」

「還好，他們目前只是忙著用身上的配戴裝置在處理資訊。」

「他們遲早會認為，所有心智活動只是演算的推論過程。」阿花一口咬住香腸，咖哩醬汁爆到了蛙鏡上。

「目前困惑他們的只是情感要怎麼演算。」

「哈哈，那是因為他們被心智被蒙蔽了。也許有一天他們會發現，情感本來就是心智最古老的捷徑。」

「但在那之後，這些唯物論者遲早要面對知識論上最終的難題。」貝塔憂心忡忡道。他可能是史上第一個大白天就開始喝白啤酒的外星人。

「最終的難題？」

「一堆粒子的集合有可能徹底了解一個粒子嗎？」

「粒子怎能了解粒子，如果他們本身就是粒子。那很容易就會掉入循環論證的陷阱。」阿花順手抹掉蛙鏡上黃裡透紅的醬汁，結果愈抹愈糊。

「我擔心的還不是這個。」

「是什麼？」

「萬一他們真的解開了這個問題，你想我們還會存在嗎？」

「什麼意思？」

「我們目前只不過是暫時以他們幻覺的形式存在，不是嗎？」

A、軸心國如何打敗了同盟國

從尼可拉湖電車站後方出來，越過高速公路的路橋，穿過右前方的草地，不消時，依相對論的說法，就有一大幢木屋來到我面前，前不著村後不靠落的。

屋前好幾排露天的原木餐桌，空空蕩蕩。路旁佇了幾輛重型機車，稀稀疏疏。三月的柏林，還不到騎車撞風的季節。待售的二手機車和小貓小狗貼在公告欄上眼巴巴等著新主人。冷颼颼的空氣把早起的鳥兒全趕進了餐廳裡。這裡顯然是重機族的禮拜堂，他們會在晴朗的假日呼嘯而來，握著啤酒杯向風神禱告，領受漢堡薯條等聖體，然後向你告解他心中有個魔鬼，一直要他把時速催到兩百五，或是要他把排氣管的聲浪加大十分貝。

我推門逕入，一眼就瞥見了絡腮鬍。他就落在吧枱角落，靜靜享用他的早餐。

「蘇密特·腓特烈希先生？」

他把視線從早報移開。

「伊莉卡香介紹我來的。」

「有什麼我可以幫你的嗎？」

「我的問題是不知道我哪裡出了問題。」

他笑了，一副很了的樣子。「那不重要，我也不在乎。」他示意我坐下：「伊莉卡香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

他有一身傳承自維京海盜的骨架，絡腮鬍已現灰駁，但笑起來還是跟所有德國人一樣壓抑，像是被康德的實踐理性壓得喘不過氣。你打哪裡來，他問。我說我來自一個精神分裂的國度，我們喜歡對沒管轄權的領土宣稱擁有主權，再過不久，我們會宣稱高加索或巴伐利亞也是我們國土不容分割的一部分。我們會把自己搞成這樣子，只是因為戰爭，因為歷史。

「我的國家同樣被歷史的陰影糾纏不清。」他說：「歷史的因果，確實難解。你能把婦女獲得投票權的果，歸功於世界大戰的因嗎？」

「但沒有因果，歷史如何成為歷史？」

「事情不能只看表象。」他壓低聲音說，「你真的以為同盟國打敗了軸心國嗎？」

要不然咧？

「要不然，為何戰後不到五十年，軸心國製造的汽車在全世界都打敗了同盟國？」

萬湖會議，他說，關鍵就在舉行萬湖會議那棟別墅。歷史會告訴你，1942年初，納粹德國的官員在那裡討論了「猶太人問題的最終解決方案」，確定了滅絕猶太人的計畫。但歷史沒告訴你，1945年戰敗前夕，軸心國的工業巨頭也在那裡討論了「汽車工業的最終解決方案」。會中依各國的優勢和國民性區隔出三

大市場，德國要到了高價車的市場，日本是廉價國民車，義大利是超級跑車。結果不用五十年，英國車全數慘遭吞併殲滅，法國車也被打到退出美國市場，困守諾曼地一隅。美國？美國更不用說了，簡直就是被德義日一擁而上，裂屍分食。

「問題是，如果所有人都不知道，你怎麼知道的？」

「很簡單。如果大家都不知道，達爾文是怎麼知道的？」他望著窗外笑道：「只要搜羅夠多的事實和大數據，再加上一點達爾文式的演算法和想像力，或是傅柯的考古學，你也可以用後見之明推論出這樣的歷史。」

我大概是碰到了陰謀論的基本教義派戰士了，我想。

「那你怎麼看待我的問題呢？」

「我聽伊莉卡香說過了。要解決你的問題，並不是要從歷史中去尋找因果關係。即使你知道你怎麼搞成這副德性，你還是無法擺脫困境的。你現在最需要的只是多一點荷爾蒙，多一點多巴胺或催產素什麼的。」

「所以？」

「跟我來。」

他邀我跨上他的機車後座，一輛看不出什麼品牌的拼裝機車。車體通身消光黑，看不到任何一片哈雷男孩視之如命的鍍鉻飾件。「最新的塗料，能吸收九十五趴的光線。」他很驕傲展示那種跟一般黑完全不一樣的黑。但我覺得最特別的還是露滴狀的油箱上停了一具無人機，一樣消光黑。

「偵察前方路況用的。」他說。

他放出前導機，我們沿著西班牙人小徑左轉後，就這樣吼嘯著一路飆過萬湖，最後在哈弗爾河畔的森林中，停在一處修車工坊前。

我拖著僵直の後腿離開後座，身體仍在哆嗦著。

「怎麼樣，有點存在感了吧？」他脫下黑色的皮外套說：「總是要先有存在感，你才能去愛。」

他拉開鐵門，近門口左方，有個小伙子正在打磨一副車架，看不出是從什麼車大卸八塊下來的。

蘇密特經過時，拋下了一句話：「你看，如果你真的愛上某樣東西，遲早你會把它給拆了。」

「包括人？」

「當然。包括人。」

「所人也包括愛情？」

「不，愛情是不堪分解的。」

我瞪著眼前看不出是什麼車的車架，不禁想起當年李森多夫的話。

「分解，是了解對象最快的方法，但不見得是最好的方法。」

A、隨時想謀殺車主的敞篷車

位於哈弗爾河畔的蘇密特修車坊宣稱，他們能找出並修復「所有你不知道的

問題」。至少招牌是這麼寫的。

「如果不知道自己的車子有問題，哪來的顧客？」我很好奇這是哪一門子的商業悖論。

「原先我打算只服務追求完美的顧客，沒想到來的都是疑神疑鬼的車主。」蘇密特脫掉黑皮夾克，指著最裡面的黑頭車說：「那個車主就一直認為他的車隨時都想謀殺他。」

「問題出在哪？」

「問題是它並不一定想謀殺我呀。」

修車的最怕的就是這種時有時無的問題了。蘇密特說，何況是會挑人下手的車子。他手上的夾克也是消光黑，但吸收光線的能力，遠遠比不上那輛令人納悶的機車。

「所以你要解決這個問題，就得先讓它殺了你才行。但它如果真的殺了你，你要怎麼修復這個棘手的難題呢？」

這是更深一層的循環悖論嗎？

「有種的話，我們可以一起去試車，看看它到底想殺誰？」

試就試，誰怕誰。

他把幽靈車開出大門外。太陽才剛露臉，但柏林三月的冷空氣還是硬往鞋縫和頸項鑽。陽光在水面上灑出了點點金鱗，岸邊聚集了三三兩兩覓食嬉游的綠頭番鴨，襯托右上方五彩纏頸的水鴛鴦更加耀眼。趴在我眼前的是一輛上了年紀的雙座敞篷車，長車頭短車尾，車側的腰線有如何機撲躍的小野貓；椅背後頭那對鍍鉻的防滾架閃閃發光，像是綠巨人浩克專用的手銬。蘇密特輕點了幾下油門，隆隆的急速聲隨即轉成陣陣低沉的咆哮嘶吼，恨不得把空氣中所有的浮遊生物一口吞掉。

「上車吧。」他說。

我用自以為很帥的姿勢一躍而入。我們從巴貝堡公園一路殺向波茨坦，再從波茨坦殺回萬湖邊的小徑上，只差沒被小跑車殺死。蘇密特拉起手煞，我還沒來得及把早餐吐出來，他已點了一根哈瓦那的小雪茄，笑了。

「你，感覺到它的殺氣了？」

我強壓住翻滾的胃和蠕動的喉嚨，點點頭。

「我猜凶手是晶片，控制自動循跡系統的晶片。」

「線索是？」

「快速過彎時，外側輪胎快失去抓地力前，它應該先主動介入煞車的。」他說：「你還是先吐吧。」

我吐完後半晌才說：「所以，晶片真的會殺人？」

「只要系統夠複雜，你就會以為它真的有意志或心智。」他說：「現在車上任何晶片，都比當年登月太空船的計算系統要複雜好幾萬倍。」

「照你這樣說，意志或心智只是複雜系統的自我表現，只是一種自我幻覺？」

「不然你以為所謂存在感、所謂自我是怎麼回事。只要系統夠複雜，產生自

我的感覺並不是多困難的事。」

我忽然明白外星人貝塔講的新宗教是怎麼回事了。蘇密特根本就是這個不知道什麼教派的基本信徒。

「但你說要先有存在感才能去愛，難道你口中的愛只是幻覺中的幻覺？」

「你以為我那些疑神疑鬼的顧客是怎麼回事，他們不就是太愛他們的車子嗎？」

我搖搖頭。直覺告訴我，這論證還是有個循環的陷阱等著我跳下去。關鍵還是阿花說的，粒子有可能認識粒子嗎，如果他們本身就是粒子？我想我要的不僅是個知識論的終極解決方案，至少，我知道我現在的憤怒是無法壓制的，那些因困惑累積的憤怒，是對抗厭倦最後的本錢。

我叫出小綠人，問他哪裡可以找到伊莉卡香。他說我找找看，然後就不停地在原地旋轉。於是我跟蘇密特借了車，把導航設定往奧拉寧堡大街上的喵喵酒吧。

「小心點，這引擎超愛高轉速的叫聲。」他說。

「我也愛啊。」我說，然後把外星人的檔案傳到中控台的螢幕上。

B、外星人柏林生存指南之三

「你說嘛，他們是不是真的瘋了？上星期他們才宣稱在阿拉斯加發現冰河期的外星人化石，前天又有人說開車回家途中被外星人強暴了。」阿花說。

「這不奇怪啊，從前他們還說我們是金字塔的建築師，是復活島諸神的化身。」

「可見我們並不只活在他們的幻覺中，還會以各種形態出現。」

「昨天我上了快速媒人網站，其中有七點八趴的人把外星人當做性幻想對象，幾乎跟美少女戰士不相上下。」貝塔說：「該擔心被強暴的應該是我們才對。」

「那你該去看看基因配對網。有超過一半的人認為跟外星人配對，可以增強下一代的免疫系統。」

「他們幾乎用盡了各種方法，只為了找到自己最理想的對象。」

「最新的觀念是從各種大數據中挖掘，直到發現最能滿足他們想像力的加權值或節點。從先天的個性類型到後天的經驗學習，從信用卡的消費分類到扭腰擺臀招手撥頭髮的頻率，所有的數據他們都不放過。」

「但最瘋狂的想法是用核磁共振或正子掃描大腦的激情反應，他們以為搜集足夠的訊息，就可以擬出墜入愛河的最佳戰略。」

貝塔喝了一口白啤酒歎道：「究竟是什麼因素，誘使他們認為愛情是可以測量的、可以用電腦分析的？」

貝塔應該是我見過最愛喝白啤酒的外星人了。

「我想是愛的二元對立本質。要嘛愛，要嘛不愛；就像電腦的二進位本質，要嘛開，要嘛關。」

「但愛情的演算法之所以可能，是因為他們發現媒體就是訊息，並且進一步

把程式當作訊息。」

「不，我認為他們會走到這一步，會讓理性的計算介入感情的領域，是因為理性本身就是自戀的，任何理性的演算都帶有自戀的本質，而愛，恰恰是從自戀出發的旅程。」

A、計算機時代的消費主義，愛情如何成為可能

將近傍晚，我快抵達猶太教堂時，果然，從無人機傳回的前導畫面中，看到了那個似曾相識的背影。

她還是那件黑色寬肩束腰短夾克，正在酒吧前的露天椅上抽菸。

「你找我？」她說。

「對，我來謝謝你解決了我的一個困惑。」我跟著點了一根菸：「那是亨佛萊鮑嘉在《北非碟影》提問的。這世上有這麼多城市，城市裡有這麼多酒吧，為什麼是在這個城市、這個酒吧讓我遇見你？」

是小到趨近零的偶然性機率，還是永遠不可知的必然性宿命論？愛情最大的神奇，是表面上看似無機的偶遇，卻會帶來人生重大的轉折，「當然，透過演算，你可以得知每家酒吧顧客約會的滿意度，從而選取最有可能成功的社交場所。但，為什麼是你呢？」我說，其實不難。想像有一個超級強大的演算法，它抓取了我所有的數據，我的個性、我的閱讀、我的經驗、我上廁所經常趁沒人注意就不洗手的習慣等等，「這就是你，此時此刻，完美地出現在我面前的理由，對不對？」

她按熄菸蒂，以優雅的手指。依然曲翹的睫毛閃了閃：「你還記得我們上次失敗的原因嗎？」

「那是可以理解的。這麼強大的演算法，不可能容許任何意志消沉的人，或是憂鬱絕望的人進入這系統。它不能讓虛無的病毒在感情的王國裡散播開來，進而癱瘓了自身的運算。」

「所以，你現在的問題是我還不夠完美，完美到激起你的激情嗎？」

「不，正好想反。我們的問題是你太完美了。」我說所有的演算法都帶有一廂情願的浪漫本質，他們一開始就假定從用戶的購買紀錄可以推算出接下來會有興趣的產品。「但浪漫主義失敗的原因，是所有的詩人都在描繪同一個美好的戀人。」那個對象是沒有任何階級磨擦，也沒有意識形態衝突的，是歷史上從來不存在，也是唐吉訶德幻滅的理由。

她靜靜地傾聽，趁我喘口氣時插嘴道：「看來，你還是沒有準備好去……」

「不不不，愛情從來不會準備好。你會愛上一個人，不是因為他的完美，不是因為他符合你的演算，只是因為你的情不自禁。」我繼續說：「還記得你當初自我介紹的台詞嗎？」

「什麼？」

「你說藝伎總是準備為客人帶來身心的歡樂，而不考慮自己的需要。我相信你做得到，我也相信只要持續不斷的微調和學習，我們終究能做出既有效率又能

主動關愛你的機器人；一個前一秒才跟你大談阿奎那的神學，下一秒卻呻吟不止的蕩婦。」

「哈哈，那不正是你要的嗎？」伊莉卡香道。

「是的，在大規模為個人主義量身定做的時代，浪漫終究要成為一種商品，一種時尚，包含路邊攤的色情，隨時依各種古怪的念頭而流動變化。」

「那有什麼不對？」

「那意謂著數位消費時代人的第二次物化。人與人的關係再度異化成物與物的關係，不，是資訊與資訊的關係。雖然愛的不完整性或殘缺性，對演算法是個完全陌生的領域，但在文學中卻是既古老又普遍的問題……」

「你好像在反面暗示，沒有磨擦或衝突的愛反而是不完整的愛？」她打斷我的話說：「也許我該挑明跟你說，我背後這套演算系統，不只拒絕意志消沉的人進入，也無法容許百般挑剔的性格。」

「唉呀，那真糟糕。」

「看來，今晚我們還是不能創造出什麼了。」她點了第二根菸，意味深長的，像是告別菸：「真抱歉，也許等我們的系統再完美一點，我們還是有機會的。」

她把菸揉熄了，抽都沒抽一口，起身，「你說愛上一個人只是因為情不自禁，其實並沒有解釋到什麼。」

「那好像是個循環論證，不是嗎？」她微笑離去時說，纖瘦的腰好像隨時會隨風而斷。

天色已經不曉得黑了多久，我這時才發覺柏林的冷風早已鑽進了腳底，而且餓到直打抖索。我現在最需要是一碗熱湯，或是一盤酥烤培根椰棗，當然，再加一杯熱蘋果酒就更完美了，我想。

我拉上車篷，發動引擎，深踩了幾下油門，仔細傾聽那高亢的聲浪。沒想到一起步，巨大的扭力輸出就讓輪胎失去了抓地力，車子斜斜衝上人行道後，才在煞車來令的尖叫聲中停下來。

我喘了口氣，試著讓自己平靜下來。

怪的是，我好像有點享受那種失控的感覺。